

漢

書

三  
三

蘇子瞻  
PDG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罕五

班固

漢書十五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睦弘字子孟魯國蕃人也

師古曰睦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劭並云音桂

非也今有吳姓乃音桂耳漢之決錄又不作睦字寧可混釋將爲一族又近代學者旁引吳氏譜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爲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蕃音皮

少時好俠鬪雞走馬長乃變

節從言觚公受春秋

師古曰觚姓也公長老之號耳

以明經爲議郎至符

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

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

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

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

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

又

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  
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  
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代宗之嶽王者易姓  
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

師古曰僵偃也偃非卧於地音居羊反

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  
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  
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  
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  
誰差天下求索賢人

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

禮以帝位

師古曰禮禮古禮

也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

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

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

正賜者其長之名

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

廷尉奏賜孟妄設祲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爲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火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

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

餘景帝之子也

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

勝爲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

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

師古曰姓簡名卿蘭音茲

又從歐陽氏

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

師古曰禮之喪服也

徵

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

師古

曰每出誇戲也

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

上者陛下出欲何之

師古曰之往也

王怒謂勝爲祗言縛以

屬吏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

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

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

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

察察言

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爲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

故云臣下有

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

與安世白太后

師古曰卒終也

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爲

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

師古曰省視也

宜知經術白令勝

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

廢立

師古曰與讀曰豫

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欲

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

奉宗廟夙夜惟念

師古曰惟思也

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

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

師古

曰甌駱皆越號

東定歲貉朝鮮

張晏曰歲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歲字與穢同貉音莫客反

廓

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

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

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後備

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

師古曰況賜也

符瑞並應

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

師古曰效致鉅大也

神人並見山稱

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師古曰稱副也

朕其

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

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

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

亡度天下虛耗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百姓流離物故者半

師古

曰物故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

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

或人民相

食畜積至今未復

師古曰畜讀曰蓄

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

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

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

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

師古曰蔡義田廣明

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

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

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

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



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

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

勝賢

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至四

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  
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吊問吏  
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  
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  
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  
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母有所諱因大赦勝  
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楊州刺史勝爲人質撲

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

師古曰見於天子

誤相字

於前

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

上亦以是親信之

師古曰知其質樸也

嘗

見出道上語

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爲外人道之

上聞而讓勝

師古曰讓責也

勝曰

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

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

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

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

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

說

師古曰解說其意若令義疏也

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

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

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

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

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學經不明不如

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自師事勝

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又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

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破大道建亦非勝爲

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師古曰顯與專同顯門名經專門者自別爲一

家之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爲左曹學太

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

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爲梁內史梁內史

子定國爲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爲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

延壽字贛

師古曰贛音貢

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梁王共其資

用

師古曰共讀曰恭

令極意學旣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

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

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爲盜賊者不敢

起發

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

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欲遷爲他官也

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

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

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

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

候

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

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工衡反

各有占驗房用之

允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

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

師古曰精謂日

光清明也

房數上䟽先言其將然

師古曰言且欲有此事

近數月遠

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數召見問房對

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

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

教化者也一日萬物之類也

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

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

奏考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

二尉負其二率相准如此法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

師古曰溫室殿名也

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

師古曰鄉

讀

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

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

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是是時中書令石顯

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

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

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

師古曰以閑宴問時而入見天子

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

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

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

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  
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  
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此

師古曰  
卒終也

上曰臨亂之君

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  
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  
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  
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  
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  
師古曰視  
讀曰示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

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

師古曰雷  
古雷字

春凋秋榮

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

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

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

陛下視今爲治

邪亂邪所任用者誰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上曰然幸其瘡於

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

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

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前也上良久廼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

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

師古曰如若也

房曰

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

是矣

師古曰圖謀也

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師古

曰言已曉此意

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



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

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雍塞

師古曰雍讀曰壅

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

師古曰出之令遠去

建言宜試

以房爲郡守

師古曰立議云然也

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

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

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弟吏千石已下

如淳曰令長屬縣自課弟

殿最歲貢乘傳奏事

師古曰傳張戀反其下亦同

天子許焉房自知

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

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以建昭二年二月

朔拜上封事曰辛酉已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

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

孟康

曰房以消卦爲辟君也息卦曰大陰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于消息

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

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己卯臣拜爲太

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

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爲郡守也

臣出之後恐

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

見許廼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

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

此

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

師古曰覆掩蔽也

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

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

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

郵上封事

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

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

月漢傳四十五  
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

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

至其

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

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

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

言也

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

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

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

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

高

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

今臣得出守

郡自詭効功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也

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

臣塞涌水之異

師古曰塞亦當也

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

至陝復上封事

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冉反

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

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

蒙氣復起

孟康曰分一日爲八十分分起夜半是爲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

君不勝也

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

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

盡辛卯

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爲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爲教令言正令還也

太陽復侵色

至癸巳日月相薄

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

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

必有星亡之異

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爲既夜食爲盡而星亡爲星不見也

臣願出

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

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達其言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或反邪說雖安于人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音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以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爲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爲國忠師古曰爲于僞反今

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

古師

日恐不博可也

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爲不可房曰中書令

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

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

矣

師古曰韋玄成也

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

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

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

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

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爲淮

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

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  
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  
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爲御史大夫鄭弘言之  
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爲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  
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  
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  
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  
儒薦之徵待詔官者畧數言事宴見天子訖焉時  
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

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

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

師古曰鄉讀曰嚮

若廼懷邪

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

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

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

貪而無厭故爲貪狼也

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

孟康曰東方木木生

於亥盛于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也

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

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

避之春秋諱焉

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爲戒

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爲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桀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爲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



謂德能消殃矣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

孟康曰南方火

火性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爲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爲廉貞

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

酉主之

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爲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爲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

二陽並

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師古曰小雅吉

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羣我馬言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田也

上方之情樂也樂行

茲邪辰未主之

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

流歸未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咸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爲茲邪

下方之情哀

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爲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

風角曰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于酉酉午金火之威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

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

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師古

曰論謂曉解之

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

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廼正月癸未日

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茲邪申主貪狼風以

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

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大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爲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

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

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

道也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爲時邪也風日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爲正日加未而來爲邪時晉灼

曰奉以未爲邪時占知平昌侯爲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爲五音四刑

散為十  
三律也

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召問

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

用辰不用日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用子不用甲也

辰為客時為主

見於明主侍者為主

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

辰正

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

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

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

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為邪

大邪之見侍

者雖正辰時俱邪

孟康曰大邪厭小正也

即以自知侍者之邪

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

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李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

晉灼曰上言中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反我小邪故也

即以自知

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

孟康曰：「已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

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來反我小正故也。」辰爲常事時爲一行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夜爲子。」

時十二時也。日加之行過也。

辰跡而時精其效同功必三五觀之然

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

師古曰：「繇與由同。」

參之六

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

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

廢

師古曰：「更工衡反。」

觀性以歷

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

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勸丁壬主之也。觀情以律

張晏

曰：「情謂廉貞寬大公正。」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

邪陰賊貪狼也。律十二律也。

故曰顯諸仁臧諸用

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不知故曰臧諸用也

露

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馬諸宮館稀御幸者易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

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大上廟殿壁木飾壞

敗獮道縣

師古曰獮音桓

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

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

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

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

陷刑辟朕甚閔焉懔懔於心

師古曰懔千感反

已詔吏虛倉

廩開府臧振拯貧民

師古曰拯古救字

羣司其茂思天地之

戒

師古曰茂勉也

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

陳朕過失靡有所諱

師古曰悉盡也

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

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

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

曰道

師古曰視讀曰示下亦類此

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

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

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

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

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

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

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

法

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

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

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

師古曰燭照也

布德詠惠

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輿藥賜棺

錢

師古曰賦謂分給之

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

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

篇

師古曰小雅篇名也

知曰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

風穴處知雨

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

亦不足多適所習耳

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

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

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臧

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

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

孟康曰太陰在

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

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



義情得公正貞廉

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爲仁庚在西方爲義戊爲公正寅午爲廉貞晉灼曰

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

本首王位

張晏曰春也

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

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

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關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音扶目反

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

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

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爲平

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

又疎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

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

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

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

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

若杜陵

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

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爲設負出其過制

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

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

春秋宋伯姬是矣

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

唯陛下財察

師古曰財與裁同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

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䟽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

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臣

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

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知道之可信也

不勝拳拳願復賜間卒其終始師古曰間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問

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

以親跡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

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畜繇與

由不改其本難以末正廼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

改邑以興躬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衆庶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

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

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

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

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

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

重民之

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

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

又

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

祿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

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

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

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颍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

師古

曰卿讀曰嚮介隔也礙也

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

教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

西遠羌胡之難

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于萬反

陛下共已亡為師古

曰共讀曰恭

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

宗漢家郊北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

亶居而改作

如淳曰亶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故度也師古曰亶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

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

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

師古曰畜讀曰蓄次下亦同

臣聞三代之

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

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

師古曰召讀曰邵

有司

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

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

天下甫二

世耳

師古曰甫始也

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

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

師古曰周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曰烏虜母若殷王紂

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是也

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

于殷駿命不易

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

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爲鑑知天之命甚難也

今漢初取天下起於

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

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

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

矣

如淳曰呂后爲主不得爲世故八世九主矣

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

師古曰召讀曰邵

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

或至相食

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爲菜色也

地比震動天氣溷濁

日光侵奪

師古曰比頻也溷汙也音下頓反

繇此言之

師古曰繇與由同

執國政

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

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

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

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

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張晏曰如因今丙子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

乙亥丙子左旋之也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

大行考室之禮

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

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

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

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坎呂問奉  
今園廟有士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  
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  
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竢狂惑唯陛下裁赦  
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  
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  
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  
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  
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



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

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

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表院會之象其意以爲且

有洪水爲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明師古曰虞書皋陶謨之辭也天

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畏慎也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

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爲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太微四

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五經六緯尊術顯

士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孝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孟說是也翼張舒

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翅夾張故言也少微處士爲

比爲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處士儒學之官爲大微輔佐也故大帝廷女宮在

後

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太微爲天帝廷女官謂軒轅星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

法於此

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易弋二反

天官上相上將皆顯

面正朝

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爲上將東垣爲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

憂責其甚重要

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

公說譏諫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

師古曰譏諫小善也佗佗壯健也謂聽杞子逢孫楊孫之言言鄭可

釁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遂爲晉襄公所禦而敗於

散三帥盡獲匹馬隻輪皆無反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者譏音踐佗巨乙反又牛乞反

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負然

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僞言自言前有云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

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

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已來臣

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

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

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

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

俗師古曰繇讀與謠同繇俗者謂若童謠及輿人之誦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詩逆各

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師古曰詩乘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正

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

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

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庶雄爲桀

大寇之引也

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

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

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

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

此

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夢宮闕仍出

李奇曰夢宮闕而出

水也師古曰夢附也仍頻也重直用反夢薄耶反

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

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淵十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

日數湛於極陽

之色

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爲極陽也色宜明耀而無光也

羽氣乘宮

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爲羽羽少陰之位少陰

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爲臣宮中央土也土爲君今水乘上言臣氣勝於君也

起風積雲又錯

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

師古曰錯雜也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

盛冬雷

電潛龍爲孽

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幽囚之象也

繼以隕星

流彗維填上見

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鎮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

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云有德者昌

日蝕有背鄉

師古曰背步內此反鄉讀曰嚮

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廼欲盪

滌派彗廼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

師古曰言可延期得獲災故

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

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之欲反

日月

光精時雨氣應

師古曰精謂光明也

此皇天有漢三也

師古曰右讀曰祐何

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

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言師於天士天士應宿台鼎之臣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諸闡茸侯譖

抱虛求進

師古曰闡吐膿反茸人勇反譖古諂字

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

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

溺大陽

師古曰趯字與躍同湛讀曰沈

爲主結怨於民

師古曰爲于僞反

宜以時

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

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

信者也

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

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

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

澤稅以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

未嘗不至請徵韓放

服虔曰姓名也曉水

掾周敞王望可與圖

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

侍中衛尉傅喜問尋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

辰亂行災異仍重

師古曰重直用反

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

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

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

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師古曰過猶謬也食大官衣

御府久汙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云以自效

師古曰比類也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

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弃須臾

之間宿留瞽言師古曰間謂空隙之時也宿先就反留力救反考之文理稽之五

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

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繫之

辭也在天成象故曰縣象也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

人君之表也

師古曰  
景也

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

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

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

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

晻昧亡光

師古曰晻與暗  
同又音烏感反

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

出時

師古曰作起也日  
出之時人物皆起

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

服虔曰  
謁請也

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

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  
謂繞也

間者日尤

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

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

師古曰瘡  
與愈同

小臣不



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  
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  
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  
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  
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  
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

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

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

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  
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  
連紀

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

妃后大臣

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

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

孟康曰房有四星其

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

轅上后受氣

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爲后

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

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

鄭氏曰厭音厭桑之驟師古曰音烏黠反此

爲母后與政亂朝

師古曰與讀曰豫

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

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

師古曰杖謂倚在也

屋大柱小可爲寒心

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

唯

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

師古

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令其盛彊也

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

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

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

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

張晏曰歲星爲帝填星爲女主也當以義斷之營惑往來亡常周歷兩

宮作態低昂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太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

孟康曰角兩星爲天門房爲明堂尾爲後宮蘇林曰常占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爲後宮之義也太白發越犯庫

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爲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

曰黃龍軒轉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

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

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倏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

蔽善

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

太白出端門

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

臣有不臣者

火入室金上堂

張晏曰災惑入營宮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災感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

不以

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

母忽親疏之微

師古曰微謂其事微

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

滌濁滅消散積惡

師古曰滅與穢同也

母使得成禍亂辰星主

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

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

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茀

師古曰茀與彗同

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

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

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

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年一考功績三考一行黜陟也

加以號

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

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

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

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奧溫也音於六反

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

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

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

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師古曰此艮卦象辭也言動止隨時則有光明也

書曰猗授民時

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下以

四時之命不可不敬也

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

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

也

師古曰枹擊鼓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也

今朝庭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

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

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

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

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

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

川理落脉通

師古曰落謂經絡也

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

水曰潤下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

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

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

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

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

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刃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畎工大反澮工外反

此詩所謂燁燁震電

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

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燁燁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和

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

其各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

寵之族也解在劉向傳

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

臣聞地道柔淨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

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

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

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

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

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

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

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

爲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

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

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

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

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久人自賢不務

於通人故世陵夷

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頽替也

馬不伏歷不

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  
之詩也已解於上

孔子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

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也

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

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

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

明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爲君子

師古曰言在  
所以勸厲之

詔書進

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

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

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

者結舌

師古曰不  
敢出言也

邪僞並興外戚顯命

師古曰顯  
與專同

君臣

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

師古曰謂趙  
飛燕姊妹也

此行事之敗

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  
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  
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  
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  
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  
就南畝。師古曰：遣歸農業。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明朝廷皆賢材，君  
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  
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覆患，臣之  
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

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  
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  
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  
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對屢中遷  
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  
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  
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  
命於天上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  
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渤海縣也  
晉灼曰容丘東海縣也東郡  
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秦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

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  
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  
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  
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  
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  
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  
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  
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  
變異屢數師古曰數所角反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  
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

咎殃且亡

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

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

起滌湯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

師古曰幾讀曰冀

遂從

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

終命

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

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元

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

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

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

貿易

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

大異連仍盜賊並起

師古曰仍頻也

朕甚懼焉

戰戰兢兢唯恐陵夷

師古曰慮漸滅亡也

惟漢至今二百載歷

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

師古

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

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

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

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

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

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

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

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

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

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

知所繇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

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

師古曰過誤也

幾爲百姓獲福

師古曰幾幾曰翼

卒無嘉應父早爲災以問

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

宜夫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

也皆蠲除之

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

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

當窮音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

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

師古

曰當謂處正其罪名

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

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

師古曰幽深贊明也

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師古曰謂易辭

文言及春秋之屬是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師古

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

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

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

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

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師古曰

髣佛與

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師古

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皆通明也億於力反

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

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

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失

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前身故贊  
引之也

前漢傳四十五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班固 漢書十六

鳳 同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故屬河間師古

曰言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

名師古曰敏謂林識捷疾也下胡嫁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

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

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墳臧上也師古曰方上解在張

傳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不改

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收案致法師古曰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中貴人豪長

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桀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

師古曰逆取曰篡

廣漢盡知其計議主

名起居

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之狀

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

滅家令數吏將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

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

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師古

曰與讀曰豫

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

李奇曰原音元師古

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橫胡孟反

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

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

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

使其中可用者受記

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犂厲而使之

出有

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

怨咎

師古曰遣知其事由某之發故結怨咎也

又敎吏爲詬笞

蘇林曰詬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

竹筍也如今官受密事笞用也師古曰詬若今盛錢藏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詬或笞用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笞音同

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

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茲黨散落風俗大

改吏民相告訐

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又反又音居謁反

廣漢得以爲耳

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

師古

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直吏反一切解在平紀

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

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遣廣漢以

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

京北尹世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

尉薦待遇吏躬勤甚備如淳曰尉亦薦籍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事推功

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

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

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僵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

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

改乃收捕之師古曰風讀曰調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

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

寢至旦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鈎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鈎致也

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眾莫覺鈎距者設欲知馬

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賈則先問狗

師古曰賈讀曰價

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

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

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

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

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

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

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

回爲郎二人劫之

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家將財物贖之

有頃廣漢將吏

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參者叩堂戶曉賊

師古曰曉謂諭

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

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

師古曰若束手自來

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吐活反

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

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

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

斂葬具告語之

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調徒鈞反棺工喚反斂力瞻反

皆曰死

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

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

湖都亭長西至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

問趙君

師古曰多厚也言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

亭長既至廣漢與問事

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

師古曰謝告也

何以不為致

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

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

姦獍伏如神皆此類也

師古曰獍謂動發之也音它狄反

廣漢奏請

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

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

其後百石吏

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

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

師古曰治直吏反

犯法者從逐

喜過京兆界

師古曰從讀曰縱喜許吏反

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

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羞易耳初大將

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

師古

曰識天子意也

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弟直

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詣黃斧斬其門關



而去

師古曰度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謂壘也所以盛酒也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壘於耕反

時光女

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

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

年少者

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

專屬彊壯逢重氣

師古曰逢重氣

同言鋒銳之氣

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

率多果

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

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

廣漢使長安丞案賢負

師古曰案案致其罪也

尉史禹故劾賢爲驕

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

文潁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

賢父上

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

捕廣漢有詔即訊

師古曰今就問之不迫入獄也

辭服會赦貶秩一等

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

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力成反

後以它法

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其急廣

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

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

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

奉齋酎入廟祠

師古曰將酎祭宗廟而先繫齋也

廣漢得此使中郎

趙奉壽風曉丞相

師古曰風讀曰諷

欲以脅之母令窮正已

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

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

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

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

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

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

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

相家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咎傳婢出

至外弟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

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

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

擅斥除騎士之軍興數罪師古曰斥除逐遣之天子可其奏吏

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  
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貢坐要斬廣漢為京  
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  
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

師古曰兄讀曰况

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

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劔人

莫能當

師古曰喜許吏反

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

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

師古曰變亂也

及翁歸

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

師古曰餽亦饋字也

百賈畏之

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

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

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

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師古

曰敖讀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爲文辭而問之甚奇其對

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貧事情延年大

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

分爲兩部閱孺部份北翁歸部份南師古曰閱姓也音宏所舉

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

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遷

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

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

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屬之欲

反今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

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

以私

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

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

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

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

音服皮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

縣縣

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

大會中及出行縣

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驚眾也行音下更反

不以無事時其有

所取也以一讐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

郟許仲孫

師古曰郟縣之豪姓許名仲孫

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

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

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弟入

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

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

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

師古曰比謂左者相次者

也五家爲伍若今五保也比頻察反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

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

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

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

脫

師古曰類猶率也

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

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楚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許救反使斫莖

師古曰莖斬芻音千計反

責以負程不得

取代

師古曰負數也計其入及日數爲功程

不中程輒笞督

師古曰督責也

極者至以鈇自

剄而死

師古曰鉄所剄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所剄故因以剄乃自剄而說者或謂爲谷或云劍鉄皆失之也

京師畏其威

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

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遺失故爲最也

翁歸

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

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

師古曰謙古以爲謙字

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

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

夜寐以求賢爲右

師古曰右猶上也

不異親䟽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

風翁歸廉平鄉正

師古曰鄉讀曰嚮

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

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

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

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死故以爲喻也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

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

師古曰一切以爲聰明

穎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

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

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

問以謠俗民所疾苦

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

爲陳和睦親

受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

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

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

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爲吏民行

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賈偶車馬下里僞物者

弃之市道

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僞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爲之象其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於市之道上也數年

前漢書卷四十一

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

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

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

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射陳鍾鼓

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

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

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趨鄉讀曰鄉又置正五長

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師古曰

止也閭里千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

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

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籬上忘榮反

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

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言其負之何

以至此

師古曰言豈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爲此事

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

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

師古曰殊絕也

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於今反

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醫治視

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

厚復其家

師古曰復方目反

延壽嘗出臨上車騎

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

師古曰今定其罪名而更白之

還至府門

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

敬兼之者父也

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之兼敬愛

今

旦明府早駕父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  
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  
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  
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  
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爲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  
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  
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  
行縣師古曰行下吏反其後亦同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  
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  
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師古曰重直用反丞掾皆

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

師古曰重直用反

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

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

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

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

敢復爭

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

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

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

過從善之民

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

延壽乃起聽事勞謝

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歎然莫不傳相敕厲不

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

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師古曰給誣也

延壽代蕭望之

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

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

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

師古曰更工衡反

會御史當

問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

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爲馮翊而有能名出已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

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

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

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自秦職在總領天下聞

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

各令窮音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

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

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紃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師

古曰衣駕四馬傳總建幢李奇曰戟也晉灼曰傳著也總

於既反榮戟也師古曰幢麾也榮有衣之戟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

也其衣以赤黑繒為之幢大江反榮音啓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功曹

亦今壽縣之類也植常職反引車皆駕四馬載榮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

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旁步浪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堂也



望見延壽車噉咈楚歌

服虔曰噉音叫呼之叫咈音  
滌懼之滌師古曰咈它釣反

延壽

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韃羅

後

師古曰韃弓衣也音居言反

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韃鞞居

馬上抱弩負簡

如淳曰簡盛弩箭簡也師古曰韃鞞即兜鍪也  
簡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鞞丁奚反鞞莫

反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

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  
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

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

事

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繫也鐔  
劍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壓鐔音淫又音尋

及取官錢帛私

假繇使吏

師古曰假謂顧賃也繇讀與佻同

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

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

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

冤延壽願下丞相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  
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  
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  
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  
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  
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  
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  
以己爲戒師古曰屬  
之欲反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  
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  
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

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

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

師古曰鄉有秩者盛美之類也

察廉爲甘泉倉長

稍遷太僕丞杜延年其哥之

師古曰延年時爲太僕也

會昌邑王徵即位勤

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

師古曰蚤古早字

大臣

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

師古曰不欲斥

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之欲反

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

傾耳觀化聽風

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

國輔大臣未襃

而昌邑小輦先遷

李奇曰挽輦小臣也

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

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

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

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

師古曰守正不阿也

而使主兵

車出軍省減用度

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用度也

復出爲函谷關都

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

山陽太守父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

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

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

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

功於晉

師古曰衰初爲反

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

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

師古曰顓

與專同下皆類此

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

師古曰著盛衰之跡

譏世卿

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  
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  
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  
蝕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朧它了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  
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  
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褻寵故大將軍  
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  
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  
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  
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

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

苦今朝廷不聞直聲

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

而令明詔自親

其文非策之得者也

師古曰言失計也

今兩侯以出人情不

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

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

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

師古曰直讀曰值

夫心之精微口不

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

師古曰眇細也

故伊尹五就

桀五就湯

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伊尹爲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

蕭相

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

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

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敝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

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

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

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日蠶蠶蠶音尾不舍晝夜師古

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

七人師古曰訖盡也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敝愚駑既無以

佐思慮久處閒郡師古曰閒讀曰閑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

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年穀頻

不熟也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

也

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

趣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

至郡條奏其所由發及所以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書

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

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師古曰懲止也吏追

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

安遊徵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

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

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由是盜賊解散

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師古曰欽音翕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



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

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

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音式涉反

楚嚴好

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

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

口非惡旨甘

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

師古曰老音讀曰者

將

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

堂則從傳母

師古曰輜駟衣車也輜音由又楚疑反駟步千反又步千反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

周琴文穎曰謂衣裏結束綢繆也師古曰細

絲之屬所以自結固也綢直置反繆反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

之義也

師古曰從讀曰縱

今太后次貞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

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上聞亦未宜也

師古曰上聞聞於天子也

唯觀覽於往古

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敞幸甚

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

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

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

後比更守尹

師古曰比頻也更歷也音工衡反

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

京師寔廢

師古曰寔漸也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

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

酋長數人

應劭曰酋長帥師古曰酋才由反

居皆溫厚出從童騎問里

以爲長者

師古曰溫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爲騎而自從也

敞皆召見責問因賞

其罪把其宿負

師古曰貫緩也把執持也音布馬反

令致諸偷以自贖

師古

曰致至也引至於官府

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

切受署

師古曰自言願權補吏職也

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

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

師古曰赭赤土也

吏坐

里閭閱出者

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

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

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

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搏其字從木也

天子嘉之敞

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

足大者

如淳曰有貴異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卽足大者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其治京兆略循

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姦不如廣漢然敞

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

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

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

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也穰人掌反

郡國

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良父者不過三三年近者數月

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能唯廣漢及敞爲父任職敞

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

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

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在章

臺下街也

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

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

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素平而下圓即古之便面也音頻面反

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

眉懽

應劭曰懽大也孟康曰懽音誦北方人謂媚好爲誦畜蘇林曰懽音懽師古曰本以好媚爲稱何說於大乎蘇音是

有司以奏敞上

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

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

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

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大行承後望之先至御

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

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

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而敞奏獨寢

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李奇曰絮

音拏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人餘反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

貢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

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

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末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

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舜

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延命乎

乃并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師古曰行下更反舜家載

尸并編敝教師古曰編聯也自言使者使者奏敝賊殺

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事為輕小也欲令敝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

以免也便即先下敝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

人敝免奏既下詔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其

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師古曰弛放也音式尔反而異

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

召敝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敝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

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  
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  
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北  
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  
貸師古曰貸土帶反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爲

符教也

便歸卧家

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薄俗

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  
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  
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  
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

名區處

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

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

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

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

百兩

師古曰一乘車爲兩也

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

轅中

蘇林曰轅棧也重轅重禁中師古曰重禁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爲兩夏者也轅音老勞扶分反

敞傳吏皆

捕格斷頭

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敞自監護吏而捕之

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

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

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具太原郡清頃

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

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



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  
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  
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  
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  
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  
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  
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  
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

應劭曰柱後以鐵爲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漢注

法冠也二號柱後惠文以纁裏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廬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廬爲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纁即今方目紗也纁山爾反

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

卷去權反

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  
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  
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  
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

冬貢師古曰  
章贛音貢

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

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

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

師古曰  
以施行

詔條問之  
皆曉其事

太守竒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

師古曰  
署爲守

屬令監獄主囚  
也監工衛反

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

師古曰  
郡有文

學官而尊事  
之以爲師也

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

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

如淳曰漢儀注

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

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

如淳曰地理志

遼西有鹽官

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

直言遷虢令

如淳曰本西虢也屬右扶風

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

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

妬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

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

晉灼曰歐陽尚

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

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

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

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

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供居用反張

竹亮反

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

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

師古曰城謂縣城也

抑彊扶弱

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

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

師古

曰更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爲治者也

明慎所職母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

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

母父妨賢

師古曰趣讀曰促

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

關內不理無以整外

師古曰關門極也音魚列反

府丞悉署吏行

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母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

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

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

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

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

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教戒張輔令輔繫獄其避罪故以此言豫勅之

數曰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

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

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主轉護運事而屬護羌將軍

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

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

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

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

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眉

遷益州刺史先

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

應劭曰在

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邛郯山名也師古曰邛音來

漢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

師古曰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

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

師古曰驅馬令

疾行也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

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

師古曰行

下更反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

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

師古曰前任傳相者頻坐以王得罪

及尊視

事奉壘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壘書歸

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

詩師古曰相鼠厭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偷食苟

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

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

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

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

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

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

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

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師古曰顧念也負恃也安焉也如尊乃勇耳王變

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

師古曰陽尊舉掖顧謂侍郎前引佩刀視王  
爲好語也  
師古曰

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又雅聞

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

奏尊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今爲秦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謁也爲

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

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

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音坐免爲庶人大將軍

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

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



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

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

師古曰皇  
后之屬官

不復典權衡譚乃

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

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

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  
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劾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  
強而義也事見虞書臯陶謨也

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

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

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

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

臣輔政之義也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

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

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至臨饗罷衛士

如淳曰諸衛士更盡

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

衡與中二千石太鴻臚賞等會坐殿

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

師古曰鄉讀曰嚮也

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

如淳曰天子當臨饗時

百官

共職萬衆會聚

師古曰共讀曰供

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

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

師古曰比周也音頻寐反

動不中禮

師古曰中當也

音竹仲反

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

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

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

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

新即位重傷大臣

師古曰重難也

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

妄詆欺非謗赦前事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讀曰誹也

猥歷奏大臣

師古曰猥多也曲也歷謂所奏非一人

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

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

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群盜備宗等數百人

蘇林曰備音朋

晉灼曰音倍師古曰音音是也

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

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

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食亦反

歲餘不

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

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

逼近也

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

師古曰視讀曰示

獨選賢

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翁身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

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

兆尹後爲具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

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

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

放謂

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

事

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爲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爲尚書矣治直吏反

放曰所捕宜今發吏

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

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

尊

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

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

歸舍

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

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

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

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嫺上

師古曰嫺古訕字也訕誹

也音所諫反又音刪

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

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

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號州湖城縣取其名

上書訟尊

治京兆功效曰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

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

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

黜

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号爲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貶爲鴈門太守甄遵河内太守也

群盜無歸彊吏氣

傷沮

師古曰滯益也沮壞也音才汝反

洎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

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内侯寬中使問所徵故

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

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

士

師古曰下胡嫁反

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

黨震壞渠率效首

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

賊亂蠲除民反

農業拊循貧弱鉏耰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

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

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翦張禁示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

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

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

千石二十年莫能禽

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尊以正法案誅皆

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

師古曰釋解也音懌說讀曰悅

尊撥劇整

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具  
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

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意請言庸違象龔滔

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  
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象恭愍過惡漫天也漫莫干反一曰滔漫也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

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  
惡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

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摔搏其頰師古曰摔搏頭也音  
才元反搏擊也兄

子閎扶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

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浸潤猶

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曰  
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  
漸深也復報也

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

死杜郵

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

吳起

爲魏也

守西河而秦韓不

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

師古曰間工莫反

秦聽浸潤以誅

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

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已砥節首公

師古曰砥厲也首向

也砥音指首式救反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

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

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

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

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

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巨



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

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

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

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

不甚哉

師古曰期年也音基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願

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

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

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

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

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

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

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

及任舉尊者

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

即不如

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

師古曰詆毀也

亦宜有誅以懲讒

賊之口絕詐欺之路

師古曰懲創也

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

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又

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

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

師古曰以祭水也

祀水神河伯

尊親執圭鉞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

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

因

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

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

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還吏民嘉壯尊之勇

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

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  
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  
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  
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  
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奕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  
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  
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  
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咸帝立徵章爲諫大夫  
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

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

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

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

與妻

決涕泣

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

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

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

如淳

曰激厲祝揚之意也師古曰叩讀曰仰仰頭爲健

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任官

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

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

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闕四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

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

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

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

張晏曰劉向作新序

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爲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

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

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

師古曰墮戰也音火規反

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行行履忠進言

師古

曰衍衍彊敏之兒也音口翰反

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

觀然被輕嬖之名

師古曰嬖古情字也謂走馬拊馬及畫眉

王尊文武自將

師古曰將助也

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

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班固漢書七十七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詒 注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音公蓋反明經爲郡文學以

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

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駟三將蓋各以所主爲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劾奏衛將軍

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并連

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

大臣非是師古曰不以實也左遷爲衛司馬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瓚曰漢注有衛屯司

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師古曰縣讀與衛同使市買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蘇林曰衛尉官屬也



或曰詔遣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

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

官府門上謁

辭

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以

尚書責

問衛尉

文穎曰由寬饒以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

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

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

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導先

天子發故上奏辭

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

其禪衣令短離地

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

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

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

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

衛卒

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

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

更一年

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衛反

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

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多所稱舉

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

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

曰以其峻刻故有不用者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

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遙同供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

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

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廼往從西階上東鄉

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誦也鄉讀曰嚮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

曰無多酌我我廼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

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曰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酒

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以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師古曰

曰沐猴

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叩讀曰仰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

矣

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所經歷也

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

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

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廼解寬饒

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

師古曰奉音扶

用反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

行自戎北邊

蘇林曰子自行戎不取代

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

人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

師古曰人皆怨之

又好言

事刺譏奸犯上意

師古曰奸章

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

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

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

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

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

故命

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

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

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

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

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

今君

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

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弼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

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

之高蹤師古曰遽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

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用不言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

比之貴重之極也不測謂深也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

詘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鼎反大雅云旣明且

哲以保其身師古曰蒸民之詩也言明智者可以自全不至云身狂夫之言聖人擇

焉唯裁省臨見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

任中尚書官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滯廢儒

術不行

師古曰  
審漸也

以刑餘爲周召

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  
周謂周公旦也召謂召公奭

也召讀  
曰邵

以法律爲詩書

師古曰言以刑  
法成教化也

又引韓氏易傳言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

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

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

吾議以爲寬饒拍意欲求禪大逆不道

師古曰禪古釋  
字言欲使天子

傳位

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

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

師古曰詆毀  
也挫折也

上書頌寬饒曰

師古

曰頌謂  
稱其美

臣聞山有猛獸藪叢霍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

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

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  
后父史高宣帝外家

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  
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也職在

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  
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

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

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

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

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

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

聞何闊逢諸葛

師古曰言聞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

上嘉其節加豐秩

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

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

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

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

師古曰歸

誠乞哀於天子也

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

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

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

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

師古曰卒讀曰猝



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

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奉

而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

於都市編書其罪

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

使四方明知爲惡之

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

師古曰却退也

誠臣所甘心也夫以

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

師古曰刎斷也音吻

今以四海之

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

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

天

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

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

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

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爲君也今陛

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

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

使尚書令堯賜

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

之也

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顯與專同

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

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

師古曰懣音滿

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

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

師古曰並解於上

隱公慈而殺於弟

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爲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爲桓公所殺

叔武弟而殺於兄

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

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晉大討反

夫以四

子之行屈平之材

師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

然猶不能自顯而被

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

君師古曰蒙被也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衆邪所排

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忠臣沮心智

士杜口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才汝反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

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

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廼制

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

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

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

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師古曰省察也而反怨堪猛以

求報舉

師古曰舉言其事以報怨

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

毀譽恣意不顧前言

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

不信之大者

也朕憐豐之老耄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閒宗室人也舉孝廉為襄贲令

蘇林曰贲音肥東海縣也

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

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

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

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

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

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

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

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

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慈之異者虎雖夙夜自責

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

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窕幽閑也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

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廼觸情

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

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

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

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日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朝廷莫

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

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

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

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爲

之主理婦人女官也

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

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

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

俱上書曰臣聞明王

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

狷之言

師古曰狷急也音絹

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

患朝廷無譏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咎

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譏古諂

字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

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

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衆也

故

得按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

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

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

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

師古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

昔趙

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

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

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實犢蓋鐸犢及實其

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實犢也

今天心未豫

張晏曰豫悅豫也

災異

屢降水旱迭臻

師古曰迭互也音徒結反

方當隆寬廣問褒直

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

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

師古曰著明也

天

下不可戶曉

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喻之也

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

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

見陛下進用輔丞而折傷之暴

師古曰  
亟急也

人有懼心

師古

曰人人  
皆懼也

精銳銷滅

蘇林曰  
弱也師古曰  
音乃與反

莫敢盡節正言非所

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

師古曰  
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  
一曰謂達四聰也

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徙繫輔共

工獄

蘇林曰  
考工也師古曰  
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

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

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師古曰  
女嫁王家男

又要也

祖父以些言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爲御史事貢

公師古曰  
貢禹也

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



如淳曰丞相大車  
屬如今公府御屬

弟立與高武侯傳豈同門學相友善

師古曰同門  
謂同師也

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

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

師古曰孰曰  
韋生曰革

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傳太

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

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

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

師古曰孔鄉  
侯傳晏也

高武侯  
傳喜也

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

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

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

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

亦固有克壽

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唯從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

故襄

世之君夭折蚤沒

師古曰蚤古早字也

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

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

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

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

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

臣所顓制邪

師古曰顓與專同也

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

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

師古曰道讀曰

導惠澤茂焉

師古曰茂美也

欲報之德嗥天罔極

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

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呼昊天者陳已至誠也嗥字與昊同

前追號皇太

太后父爲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慙焉

師古曰殊異也

惡愧也音  
女六反

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

自保大

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

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

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以董

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數以職事見

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素

害崇知其見疎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

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

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富客

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

師古曰言至清也

願得考覆上

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

師古曰鄆音偃

以明經為郡吏

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

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

設儲侍

師古曰謂豫備器物也侍音丈紀反

寶自劾去忠固還之

師古曰固者謂再三留之

心內不平

師古曰恨其去

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

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

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

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何前後

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

可一府莫言非

師古曰言大夫以爲寶適可爲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爲不當也

士安得獨

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

師古曰文謂書也

禮有

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

無不爲況主簿乎

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爲也

忠聞之甚慙

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

鴻嘉中廣漢郡盜起選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

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

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

悔過自出

師古曰渠大也

遣歸田里自効矯制奏商爲亂首

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矯制由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爲亂首也

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

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

師古曰縱放也

商徵下獄

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爲車騎

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爲異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

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

數百頃

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占音之贍反

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

略皆開發

師古曰舊爲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認謂爲草田占云新自墾

上書願

以入縣官

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

有詔郡平田予直

師古曰受其田

而準價價真也

錢有貴一萬萬以上

師古曰增於時價

寶聞之遣丞相

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

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

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

將軍

如淳曰度過也過立而用根

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

以寶著名西州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

綬

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

徵爲京兆

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

恩禮請文欲爲布衣文曰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

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

督郵入見勅曰今日應鳥隼始擊師古曰隼讀曰詎詎豈當順天氣取茲惡

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

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掾所部內豈有其

乎文卽曰無其人不師古曰敢空受職

師古曰卽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

寶曰誰

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

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

文曰

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

寶默然穉季

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

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

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扈商

事也郤與隙同

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

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

文怪寶氣索

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

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

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

師古曰闔閤也

此責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

師古曰誣謗也

即度穉季而譴

它事

李奇曰過度不治罪

衆口謹譁終身自墮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寶曰

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

師古曰杜塞也

鄰伍亦不往來也

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

厚自陳如此

師古曰具言恐懼改節之狀也

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



素無睚眦

師古曰睚音涯皆音才賜反睚又音懈反皆又音仕懈反已解於前也

顧受將命分

當相直

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值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值也

誠能自改嚴將

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過趣禍耳

師古曰更改也趣讀

曰促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音歲無所譴明年穉季

病死寶爲京兆尹二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

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杜

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

爲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

后俱事元帝有卻

師古曰以當熊事慙而嫉之

傳太后使有司考馮

太后令自殺衆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

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舐

以揚我惡

師古曰撻舐謂排發之也。舐音它歷反。舐音決挑音它聊反。

我當坐之上廼

順拍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

周

師古曰比音頻麻反。

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

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

下獄寶上書曰臣聞跡不圖親外不慮內

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

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

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擣

掠將死卒無一辭

師古曰擣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擣音起。

道路稱冤疑昌

與崇內有纖介

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

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

機近臣蒙受冤譖

師古曰蒙被也

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

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脫

以寶名臣

不忍誅廼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

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

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

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其

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為光

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

農會越舊郡上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

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

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

損

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讀曰邵說讀曰悅

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

師古曰言雷同

阿附妄說福祥得無非其美者

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

時大臣皆失色侍

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

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

事下三公即訊

師古曰就問之也

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

共養營妻子如章

師古曰諄眊也眊與耄同自言耄老心志亂或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諄音布內

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

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

孫伉爲諸長

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

王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

曰踵猶躡也言承躡故事也與參謀議奏請隆爲從事中郎遷諫

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

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師古曰填音付

刃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爲太子隆遷兗州牧潁川

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爲京兆尹遷執金吾時

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

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

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

司農

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戈向反

共

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未用不以民力

共浮費

師古曰共讀曰供

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

得顓征伐廼賜斧鉞

師古曰顓與專同也

漢家邊吏職在距

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

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

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

其家備

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共讀曰供

民力分於弄臣武

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

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家者

以雍徹孔子曰相惟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言臣請收

還武庫上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

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

請更平直

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

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

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

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爲西伯爲斷其訟二國各

慙而止也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

永信官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

蘇林曰露奏也

衆莫不聞

舉錯不由詎理

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

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

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

左

遷爲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

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  
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  
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立自典考之  
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爲中太僕丁立泰山太  
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爲河內太守皆免  
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

師古

曰平輿汝南之縣也

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

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

家王氏貴

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

而侍中王林



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

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也音千

到謂林卿曰冢聞單外君宜以時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

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

舍守冢之舍也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

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侍送林卿素

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師古曰儲豫備也度

音徒林卿旣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

剥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

爲開閤之時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廼

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

師古曰襜褕曲裾襪

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

身變服從閒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

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廼

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

剥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

舍使奴剥寺門鼓

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

吏民驚駭林卿因亡

命衆庶謹譁以爲實死

師古曰謹譁衆議也謹音許元反

成帝太后

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帝

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

嚴詡詡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

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

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

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

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僵

也僵音薑詡至拜爲美俗使者文潁曰宣美風化使者是時潁川

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

臧千金師古曰臧謂致罪之臧也並爲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爲

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臧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

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

俠趙季李款多玄里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

取之若漁  
獵之爲也

至茲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

師古曰從  
音子用反

橫音胡  
孟反

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

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

敕曰三人非負太守廼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

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

廼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

威負其兄止雒陽

師古曰負謂  
恃其權力也

吏格殺之亦得趙李

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

表善好士

師古曰好  
音呼到反

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

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師古曰  
先爲遺

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

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贈終者布帛曰賻。音附。

葬，升爲小椁，置於下棺。

張晏曰：禮三重棺。趙

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椁，纔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賈讀曰：但。

恢如父。

言王莽擢恢爲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爲郎。

贊曰：蓋寬饒爲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

司直，無以加也。

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

若采王

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

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言

有剛德者爲難也。

以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汙於異州。

孟康曰：汙下也。師古

曰：母將隆爲異州牧，與史立丁玄共奏。馮太后事是爲汙曲也。汙音一胡反。

孫寶橈於定陵。

師古曰：橈亦曲也。謂

受淳子長託而不治杜  
釋季也撓音女教反況俗人平何並之節亞尹公羽歸云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